

一场牵动千百人的爱心援助

□张明亮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94年4月16日(周六),《铜陵有色报》全体编辑、记者在铜陵市原新百货商场门前广场,开展“献爱心募捐活动”。他们在为一位素不相识的烧伤农妇苏习芳,进行街头募捐,此举在当时被市民传为佳话。

苏习芳是无为县(今无为市)牛埠乡前山村人,因家中房屋失火,这位36岁的农妇为了抢救家中的耕牛,奋不顾身地冲进牛棚里抢牵耕牛,孰料牛棚被大火烧塌,她被困入火海烧成重伤。

苏习芳被村民急送到铜陵有色职工总医院(现市立医院)救治,值班医生对她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清创。经诊断,全身烧伤面积达35%以上,身上不少地方烧伤深度达3度,病人一直处于休克状态。入院后,由于医护人员想方设法,精心救治,终于使她

苏醒过来。

令人窘迫的是,苏习芳家被大火烧得一无所有。其丈夫、女儿又在外地打工,两个护送村民带着左邻右舍赞助的500元来到医院,作为救治费用。后来,她的家人又送来了1000元。

四天后,病人到了感染期,发高烧,全身出现脓包,感染期必须使用特效药。医药费一天就需三四百元。在这种情况下,铜陵有色职工总医院没有将病人拒之门外,外科医护人员仍旧一丝不苟地按常规对她医治,竭尽全力进行抢救。因家境陷入困顿,给苏习芳陪护的家属,一日三餐无着落,吃饭都成难题。外科医护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解燃眉之急,科室发起了捐款。然而,相对于治疗感染需要的高额医疗费用来说,简直杯水车薪。在这个时候,医院想到了社会大众。恳请社会爱

协会汪友福、《铜陵科技报》俞俊年、市卫生局路宏亮、市税务局钱猷群、市总工会卢振仓、二冶小学余承智、普济圩农场……一个个捐款名单跃然纸上,捐赠者络绎不绝。爱心相通,路过现场的外地人也纷纷慷慨解囊,一位四十多岁的外地人捐了一张50元的人民币(当时铜陵有色职工月收入约300元左右),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这一切,充分展示了我们铜都不乏爱心的土壤,爱心人士比比皆是。

当天加印的《铜陵有色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市民手中。不少人纷纷称赞,作为新闻单位,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为一位素不相识的烧伤病人募捐,体现了报社编辑、记者们的社会爱心,践行大爱无疆,此举在我市新闻界也属首次。捐款市民说,他们是看到报纸刊登的新闻,自发从不同地方赶来捐款的。

捐款在继续,铜陵有色电视台来采访的记者送来了300元,铜陵有色教育处工会送来了100元。捐款现场,不少市民和小朋友,他们从口袋里掏出一元、伍角,甚至几分钱放进捐款箱。不管捐款多少,都是一份情浓于水的心意。

捐款的镜头一个比一个精彩。天同装饰公司经理张麟匆匆赶来捐款100元;一位卖烧饼的阜阳人,向捐款箱里投入10元;一位卖冰棍的老人,捐了一元,连声说,太少了,太少了;还有一位干部模样的老人也捐了20元。整个募捐活动持续到下午4时,经过清点,共收到捐款1889.82元。当天下午,报社将募捐的款项,悉数送到苏习芳家属手中。她的女儿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泪水夺眶而出。

经过有色职工总医院外科104个日日夜夜的精心医治,1994年7月7日,苏习芳康复出院。当时接连数日,《铜陵有色报》和市新闻单位以及广大市民,爱心接力,共收到捐款10000多元,为她医治烧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出院前,她的丈夫告诉记者,苏习芳烧伤以后,没有党的关怀,没有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和精湛的医术,没有铜陵市人民的关怀与爱心,就没有苏习芳的今天,是党和人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征稿启事

照片是时光定格的一瞬间,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记忆。本报文学副刊从即日起征集有意义的铜陵有色或铜陵地区老照片,附以叙述文字,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照片要扫描成电子版,叙述文字不超过2500字。电子版稿(包括电子版照片)请发送至邮箱fxdt@126.com。

寻冬

□杨勤华

我喜欢猫在乡下朋友家的老屋里寻找冬的感觉,外面下着雪,屋里暖融融,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户,仍然看得到雪花还在慢慢地飘,那寒气和暖就和隔着一层玻璃,我和朋友就着牛肉火锅,把盏畅饮,不醉不休。这样的感觉多温暖,多惬意,多有乡土味道!

可是,这样的日子已很遥远了,这样的朋友也已很稀有了,乡下的老屋们几乎没有了,乡下的朋友们也很难守在乡下了。居家在城里的楼房,扶着阳台看冬日,对面的楼房显得很苍白,每一扇窗户都像一只藏着幽怨的眼睛,冷漠地看着你,让你不得不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天空。天空是灰蒙蒙的,要下雪的样子,却又肯定下不下来,偶尔会有几只灰色的麻雀从天空掠过,飞到对面楼房的另一边,不久后又会飞了回来,似乎找不到着落的地方。楼下那显得低矮的香樟树、合欢树、桂花树们,还披着失去光泽的叶片,似乎已让麻雀不感兴趣。

黄昏在刹那间就来了,像是从对面楼房的后面涌过来的,于是所有的楼房在经历了短暂的暗淡后,每扇窗户里都陆续陆续地亮起了灯火,那灯火也是清冷的,没有融融的暖意。这样的黄昏,让人有一种孤独和烦闷,不由得又想起了乡下朋友家温暖的屋子、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和朋友举杯时满满的盛情。

所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总是期盼着这样的冬夜,期盼着这样的氛围,期盼着能有这样的心境,不由得羡慕起白居易与朋友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快意冬饮。

纵然,我已有多年没有饮酒,可内心的渴望依然如火苗没有熄灭。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漫雪纷飞的日子,总是觉得要有酒来作伴,否则就辜负了这么清寂美妙的天气。曾有那么一个雪花漫卷的冬夜,我和朋友假在被子里,守着木炭火炉,一杯温酒一口热菜,开心开怀,直到黎明,已然醉意朦胧的我俩下得床来,打开被雪封住的大门,跟陪

着冲到雪地里,在被晨光染红了积雪中撒欢,筋疲力尽后躺在金灿灿的雪中,肆无忌惮地舒展着四肢。此时,已感觉不到冬的寒意和雪的刺骨,混沌的脑子里只觉得正在与冬亲近和亲密。时光一晃已过去了三十个冬天,想来那是年轻时的荒唐,但是至今难忘,每每想起来还是心潮澎湃。

对于书,我有一种本能的亲切,常常我会准备一本好书,留着冬天来读,那种感觉别有韵味:一个人独坐在书房的窗前,一杯浓浓的热茶,一双厚厚的老式棉鞋,暖着手,暖着脚,也暖着身子,捧起书来便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的快慰,从清晨读到黄昏,没有倦怠,没有烦闷,大有“读书好处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的心境。此时的冬不再寒冷,窗外的雪更有了诗情画意。

于许多人来说,冬色彩单一孤寒凄冷,既没有春的艳丽多彩,又没有夏的灿烂热烈,还没有秋的气爽明快,但是冬仍然有它可爱的地方,它的可爱更在于感觉和体会。冬日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往昔的熙攘和浮躁被凛冽的寒气冲淡,安然和清宁油然而生,让你的内心趋于沉静。不过在冬天,我更喜欢走在乡间的田野上,踩着干裂的土地,听着寒鸟划过天空的鸣叫,那声音有些空灵,能惊醒你的梦。我会在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坐落在田野深处或深山之中的孤寂的小村庄里,寻找那些并不熟悉但是又觉得熟悉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他们朴实的笑,听着他们浓浓的方言,尝一尝那已有多年没有尝到的大锅灶所做饭菜的独特香味,眼里会汪出久违了的泪水……

同许多人一样,我很喜欢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首诗倾倒过无数古往今来的人,让不少人对冬生出了爱意,这样的爱意既是具象的,亦是意象的。只要你嗅着梅花的芳香,便可寻得到真正的冬意。



金色桦林

李海波 摄



“滴滴、滴滴……”电脑桌面的QQ图标又闪动起来。自从微信风靡,已经很久没有用过QQ软件聊天了,偶尔的工作提醒,让我还是习惯每天挂上QQ。

2004年,当我第一次注册QQ的时候,试了好几个昵称都显示已被注册。无奈之际,我忽然想起矿山中有一种常见但又不起眼的植物——铜草花,它只生长在含有铜元素的土壤里,是古人寻找铜矿资源的重要标志物。民间有这样的谚语:“铜草花,哪里有铜,哪里安家。”我当时决定用“铜草花”为名,注册了QQ。这个昵称,对于从小生长在矿山的我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毕业后,我遂了父母的心愿,作为矿二代,又回到了凤凰山铜矿工作。刚上班,分配到基层车间,离父母工作的办公地点很近。春天午休的时候,遇到天气好,我会跟着母亲一起绕着附近的小山转,总是在路边能见蓝色或紫色如锯齿状盛开的铜草花。印象里,我一边采摘着花朵,一边跟母亲哼唱着歌曲,山上竖立的井塔和山脚下遍布的厂房见证了矿山职工简单的快乐。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调到矿宣传部工作。为了能拍摄新闻图片,我花了一个月工资购买了一台胶卷相机。写完文字稿疲惫的时候,我会背着相机穿梭于矿山地表各个角落,捕捉工人们工作忙碌的身影。路过的山坳边,在花儿开放的季节,又能遇见一簇簇不起眼的铜草花。铜草花也如同矿山工人一样,与这座老矿山默默相守,静静开放。我用相机,记录下它们的点滴美好,也记录着朴素如铜草花一般那些矿工兄弟姐妹的点滴美好。

再后来,又因工作原因,我调离了凤凰山铜矿。现在闲暇时,偶尔回到那座老矿山里走一走、看一看,也总会第一时间去找寻铜草花的踪迹。因为,这片土地上朴实无华的它们和他们,都让人心生敬意。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一批批建设者们,以奉献有色与青春的我热情,在沉寂了亿万斯年的荒山里,前仆后继奉献青春,创造了一

家常红柿

□王国梁



读张晓风的散文:“买橘子是因为它初上市,皮还是青青的,闻起来香味却极辛辣,令人想起千年前老苏写给朋友的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回家的路上,花不多的钱,买到季节的容颜和气味,以及秋来的诗兴,何乐不为?”

季节的确是有容颜和气味的,橘子里有秋来的容颜和气味,这是属于南方人的深刻记忆。而在我们北方,也有很多标志性的风物为季节代言。比如柿子,是秋去冬来的标志。陆游诗中写道:“江村连夜有飞霜,柿正丹时橘半黄。”我家乡的柿子,是深秋成熟。柿树一般都是长在庭院中,因“柿”谐音“事”,家家院中都有两棵柿子树,寓意“事事如意”。柿子树就像庭院中的老槐树、老榆树一样,家常普通,亲切得如同家中一员,却在年深日久的岁月中与人们结下深厚的情谊。游子离家,常常惦念家中柿树。在我的故乡,柿树是桑梓一样的存在,是家的代名词。

柿树太普通,它们不动声色地长叶、开花、结果,一直都是沉默不语的姿态。柿树默默呵护着每一个家庭,人们在柿树的陪伴下,怀着“事事如意”的憧憬,送走每一季流年。直到深秋的几场霜之后,不起眼的柿子变红了,整棵柿树变得光彩熠熠。树叶几乎落尽,枝干上的红柿嘟嘟噜噜,挨挨挤挤,密密麻麻,红红艳艳,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让人感到无限惊喜。红柿的颜色非常鲜亮惹眼,在万木萧疏的深秋,这样的红色像诗意的灯盏一样,点亮了整个村庄,带来季节最后的生机。柿子的红色特别纯净,像是被季节朴拙的画笔随意点染了一番,红得那么稚气可爱。仰望满树红柿,让人想起“可爱深红爱浅红”的诗句,仿佛感受到

个又一个奇迹。抚今追昔,历史的车轮总会在奋斗的光阴里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2018年9月11日,因采矿许可证到期,凤凰山铜矿停止了生产活动。时至今日,仍有一群铜陵有色员工,如同朴实无华的铜草花一样的,不因过去灿烂过而自傲,也不因历史使命终结而沉寂,依然做好本职,守住初心,坚守在清冷的矿区,为铜陵有色承担着社会稳定、矿区稳定的责任担当。

所幸的是,2020年春季,为做好凤凰山景区附近尾矿库复垦工作,凤凰山景区在废弃的尾矿库上种植了80多亩的铜草花,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游览拍照,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游人如织的场面,让沉寂了很久的老矿山换了新颜。

艳蓝如火的铜草花见证了辉煌,也坚守了担当。

2018年2月,我调离凤凰山铜矿,来到铜陵有色质量检验中心工作。作为铜陵有色质量计量管理机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公证检验机构,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根据检验及质计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心分别在金隆铜业、金冠铜业、铜冠冶化三家单位设立了现场质检站,负责上述单位的原料、产品、有价金属及辅材等计量检验工作。其中,现场生产班组的大多数员工,如同朴素的铜草花,开遍在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区域角落。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任劳任怨,为铜陵有色冶炼企业的正常运行、健康发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奉献。

万里江山寄芳草,一盏心灯铜草花。1999年毕业到现在,我如同一株铜草花,如同铜陵有色每一名员工,哪里有铜,哪里安家,但始终植根于铜陵有色。

乱花迷眼的时代,总有些东西会坚如磐石,比如铜陵有色人对责任的担当、信念的坚守、奉献的初心、发展的信心、前行的笃定。这些,是价值的光芒。尽管朴素无华,一如铜草花。

逝去的烂漫春光。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仰望望着满树红柿,好奇地问父亲:“爸,这么多红柿子,得有多少个啊?”父亲笑呵呵地说:“有一万个吧,不是有个词叫‘万事(柿)如意’嘛!”我觉得一万个一点没有夸张,我家乡的磨盘柿,一棵树产量有一千斤呢。柿树不用施肥,不用喷药,连修剪枝叶都不需要,好像天生有着慷慨奉献之心,带给人们数不尽的幸福。我觉得柿树之所以让人喜爱,还在于它在深秋成熟,有“百果落尽我独红”的品格,类似菊花、梅花、松柏之类,不与谁争不与谁抢,却自有一番风骨。最关键的是,柿树没有傲气,特别家常。家常红柿,是深秋的惊喜,仿佛就是让人们满怀红彤彤的美好心情,走入漫长孤寂的冬天,为下一个季节铺垫亮丽的底色。

红柿落树,母亲把柿子收好,从此可以细水长流地吃。柿子的味道美,甘甜清爽,老幼皆宜。把柿子放软以后,用双手捧着,用牙齿轻轻咬破外皮,再轻轻一吸,汤汁汩汩滑入嘴巴中,甘甜怡人。那种甜度刚刚好,吃起来分外享受。柿子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实在堪称“甜蜜伴侣”,百吃不厌。每年收柿子的时候,母亲总会在树上留几只柿子,为的是让鸟儿来吃。有一幅画面,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深秋,蓝天,树枝,红柿,鸟儿,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最生动的图画。如果我是画家,我一定把那样的图景画了又画。

后来我看到过很多关于柿子的画,比如宋代的《六柿图》,画中柿子错落有致,画面简约宁静,传达出美好的况味。张大千、齐白石也都喜欢画柿子,他们画笔下的柿子,姿态万千,寓意丰富。我在欣赏这些画作的时候,故乡庭院中的红柿会忽然复活,生动多姿地摇曳在我的脑海里。

家常红柿里,藏着游子的惦念和深情。



□吴美娜